

有所思

将心性之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评周德义“心学三书”

王泽应

周德义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华国学和哲学的研究,于心性之学尤有独道妙并加以个体性体悟和创化的功夫,在涵容诸家诸说的同时,更有一番匠心独运和别开生面的体系化建构。相继推出了《心觉》《心仪》和《心知》三部体大思精的论著,将中国原有的心性之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心觉》可谓“元哲学”的精神奠基,探讨和论述的是元心学或者说超越了一般个体性心学的一些大本大源问题,集中回答了何谓“心觉”,为什么要研究“心觉”以及本根意义上的“心觉”到底该如何来觉解与觉悟等抽象玄远又拂之难去的觉心问题。《心仪》取“心向往之”而加以论说,属于以小见大之典论,有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宏微合一之理论特质。《心知》属于开显心之知识之知识学亦或是知识学的建构学,有着对心之认识反思功能的知识学之多重开显和如何使心更好地知的价值论之多重阐释。

就其大者而言,周德义“心学三书”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富含悲天悯人的价值关怀和强烈的文化自信与人类意识。人之心体是知觉灵明的价值寓所,其省思和创化的涌动奔流使人感受到意义的召唤和生命的神圣,由是所凝结成的精神、理性和文化,更让人获得了立于天地之间的可敬可贵,进而得以建构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精神文化是人类生命意义世界最壮丽的日出,不断地激励着人们去调动全部心智潜能,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同时,人借助其知觉灵



明的心知和心灵感受又能体悟到天地的无语及其自身生命的种种脆弱乃至文化精神创化与坚守的不易。

周德义“心学三书”于心体性体之极深研究的同时更将思维的目光投向文化的传承与创化,并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与自信中,吐露出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深切期望。

二、颇具洞见本根的睿智与别具一格的本体论意识。周德义先生“心学三书”,建构起了自己本体论与工夫论合一的心学体系。

“心学三书”讨论了儒家以“仁”、道家以“道”,以及黑格尔以“存在”、马克思主义以“物质”为本体构成的哲学体系,并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性评判,提出了自己心身、心物、心理合一的本体论主张,极大地发展了儒家成己成物

的思想。在周德义先生看来,人类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代表宇宙的最高智慧和发展方向。心是整个人类的理性总括,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心内之理与心外之理是一致的。他对于王阳明的“山中之花”的“寂”存在状态作出了不同于他人的解释,认为“如心而在的世界”即是本然世界,并由此进一步完善孟子心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和陆王心学以“心”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三、究元决疑的批判和强烈的创新精神。“心学三书”对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理论有精湛深刻而不落俗套的评述,对于庞朴“中庸形态”提出的商榷特别富含合理性的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认为批判性是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原动力。

“一分三”是周德义哲学冥思中的“自得”,也是贯穿于“心学三书”理论系统大厦的经

络。“一分三”既是认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深刻内涵,也是所有规律的集中呈现。他还据此对哲学三种理论形态作出了自己的划分,探讨了“三元和合”的内在神韵,使“一体二元”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发展到“三元和合”的阶段,开拓并丰富了哲学视域的生长空间。

四、宏微合论的视域融合及比较文化的价值观瞻。周德义先生的“心学三书”对心之本体、功能、动力、效用以及知、情、意、信、理,作出了多视域的觉解分殊。

尤其是他从中西文化分别具有内在超越性与外在超越性的侧重和历史发展的认识出发,将各国各民族文化置于一个公共理性的评价平台之上进行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得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成熟的理性文化及其思想观念的结论。

周德义先生关于儒家学说发展的三个历史性高峰的判断,以及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的论述也是特别有自己的感触和心得的。他认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和精髓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成熟的理性文化必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础和重要资源。

“心学三书”,以“心觉”奠其基,以“心仪”支其架,以“心知”展其义,融心之本体与功夫、心之义理与辞章、心之开掘与坚守、心之思慧与见识于一炉,更兼古今兼收、中外和论、史思并重,散发出蕴往知来的伦理气息,建构起了一个逻辑谨严、条理统贯且观点互相支撑、自成一家之言之理论体系,自会使读者、学者获识获益良多。

《心觉》《心仪》《心知》,周德义 著。《心觉》,商务印书馆出版;《心仪》《心知》,学苑出版社出版)



里书外

《燕子花》：资水下游乡村变革的一幅画卷

曾剑光

疫情期间,读了龚鹏飞创作的长篇小说《燕子花》,格外喜欢。

我和龚鹏飞都出生在益阳资阳的长春垸,年纪差不多,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过学,对鹏飞的文学才华认识较早、印象深刻。在《燕子花》这部小说前面部分的札记里,读到了很多儿时的生活场景,比如打得螺、玩喇叭筒、拌纸炮等;有些过去的童谣,如果不是小说中出现,几乎都会忘记,如“天上滴的,地上捡的,金子银子赚不转的”。还有小说中那些原汁原味的益阳方言,唤起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许多回忆。我想,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江岸边出生的人,读起来都会觉得亲切。

在我看来,小说中几乎是运用的纪实手法,写了几个各个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人物。作者娓娓道来,恍若让我们与这些人物的穿越时空直接交流对话,一同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勤劳善良在小说中格外鲜活生动。

小说中黄埔军校6期毕业的李佑桦自杀后,生产队的贫协组长陈满翁妈自动提出把崽多年献血给自己准备的“千年屋”(棺材)献出来;大洪水期间,吕怀远回家乡给了驾船送自己的卫跛子一百元,但卫跛子只肯收15元,其余的退给吕怀远的母亲……这些都不失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

当然,农民有农民的生存之道,他们也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和“平衡术”。比如小说中的稼妹,在村里选举村干部时,他家6口人,发了6张票,按道理,会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但他把3张票投给他过去的冤家夏尧阶的孙子夏进雄,这是他认同的人选,另外3票投给他的本家,这样双方都不得罪。

在创作中,作者能站在那个年代和每一个人物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谢丹新,曾经是白沙村的治安主任。作者既对他充满同情,又“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地理解这个时代和适应这个时代。对夏进雄这个地主的后代,作者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既写出了他要求进步、想改变人们对他家印象的心理,又写出了他在受到打击之后的不思进取、甘于平淡甚至颓废。这实际上就是乡村的“人间烟火”,既不人为拔高,又不进行过度的道德评判。

这部小说写了资江岸边一个村庄的70年历史,着重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到2018年这段历史。我们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从出集体工、分到田到户,到拆队屋,到成年男女去城里和南方打工,乡村一度出现了抛耕弃地现象,再到近些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个个政策举措、亮点成就,这样一个乡村发展的轨迹历历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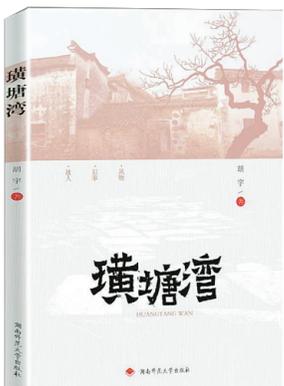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群体利益的矛盾和纠葛,凸显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艰难。“白沙村的河土”等几个章节,尤其让我感到在城镇化进程中,怎样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把发展的速度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的矛盾处理好,努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形成共同发展致富的动力和合力,确实是从事“三农”工作尤其是农村基层工作的同志的一门学问。

我在主持省委改革办工作时,曾经主编过《湖南基层改革探索100例》,选入了益阳市着力打造农村人居环境的升级版的典型经验。从小说中,我读到了白沙村的人居环境改造的具体实施,不单是写事,更写人,写人面对这一变革时的态度,这说明作家不仅很接地气,还具有把握乡村历史进程的敏锐和深入生活的自觉。

对于我们这样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回不去的童年是我们心中一种淡淡的忧伤,童年的很多器物,将要失传。还有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新一代的故乡人几乎不怎么说那些方言俚语了,因此我觉得作家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做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作。

黄永玉说:“故乡是自己的被窝,它的气味,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读《燕子花》,更加理解了这位湖湘大画家、大作家的话。

《燕子花》龚鹏飞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克邦

胡宇是从乡土泥泞里孕育生长的,享受乡村田园风光,沐浴林间塘边温柔阳光,在村镇小学嬉戏打闹朗朗诵读中,经过春夏秋冬风吹雨打和贫寒家境熏陶锤炼,逐步走向成熟、练达。她以感性、率性、知性的态度,融入乡情、友情、亲情的浓烈情感,娓娓道来,将童年、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人

与故乡对话

——读散文集《璜塘湾》有感

和事——落笔于《璜塘湾》中,让人如入其境,感同身受,折回那个不凡的年代,漫步乡村田舍之间,聆听鸡鸣狗吠之声,感受一番璜塘湾乡风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自然山水的拙朴之美。

在散文集《璜塘湾》中,作者虔诚笃实,俯躬身段,缅怀逝去的时光和往日的人事,与勤劳智慧的前辈和纯朴善良的乡邻对话,与乡村不可或缺与人共生共存的牛、猪、狗、鸡、木楞古对话,与繁华都市难以寻觅丰富乡人生活的魔芋、毛桃、茶叶、红薯、胡葱对话,与远离现代生活令人依恋不舍回味无穷的写信、接春客、地花鼓、耍狮子、浸水坛对话。人生如戏,生旦净丑,多姿多彩,酸甜苦辣、冷暖热凉尽在其中。

整部散文集,没有追求华丽讲究时尚的语句和辞藻,没有太多浪漫色彩虚拟想象的描绘与渲染。作者的行文,就像市井小巷、乡村庭院里邻居唠家常一样,每一行文字,每一段对话、每一个故事均不事雕琢、不露声色,信手拈来,像山溪水一样顺势而出,自然流淌,是地地道道农家屋里的白米饭、家常菜,是村民自留地里长出来的冬瓜萝卜白菜藠,是荒坡山野上采回来的香椿蕨菜竹笋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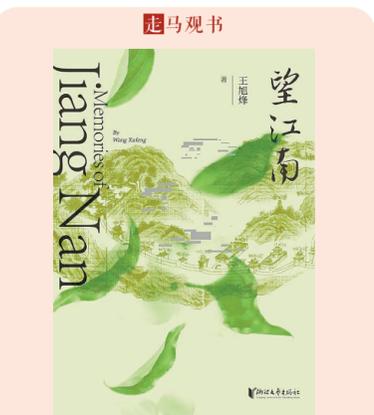
房前屋后树上摘下来的桃子李子和橘子,是屋檐底下养出来的土猪水鸭麻婆鸡,自然,真实,可信。这种散文创作的姿态和路数,值得我们欣赏、敬佩和推崇!

毋庸置疑,胡宇女士的《璜塘湾》,情感浓郁,语言朴实,篇幅简约,叙事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朗朗上口趣味横生的乡村童谣接二连三,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更增添了文本的光泽与魅力。说它是一部贴近稻田农舍、氤氲人间烟火、展示原本人性、呈现最原始朴素最触动人心最有感染力的真善美的散文集,应该不会过分。

书中一篇篇散文,泥土飘香,五彩缤纷,犹如一幅幅精致秀美的山水画,一首首悠扬动听的乡情歌,让你欣赏之后,有一种享受,得到参悟,抛却心中杂思与纷乱,豁然开朗起来,到达一个忘我无欲的境界!

胡宇女士的家乡叫璜塘湾,其名意在彩虹之形、白玉之质。我想,胡宇女士的散文集《璜塘湾》,也可以与她的家乡璜塘湾的地名媲美!

《璜塘湾》胡宇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望江南》
王旭烽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望江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沉潜26年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近二十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

旭烽写茶人茶事,写出了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奋进,也写出了江南的诗意和力量。杭家人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它交集了历史回忆和情感想象,既是对消逝的时间的重构,也是对文化传统现代传承的探索。这部小说为中国生活和精神剧变与恒常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见证了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中的百年中国。



《人间有所寄》
卞毓方 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人间有所寄》是王蒙、张炜、阿来、肖复兴、韩少功等46位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实力新人联手创作的解读“人生幸福,寄于有所深情与热爱”的散文集。这些作家曾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各类文学奖项。

全书分为五章。作家们以真切感人又富含哲思的文字,分享生命的种种有情,让我们明了:人生的安静与从容,丰盈与幸福,在于对身边的人、事、物保持深情与热爱,每一次孤独或悲伤来袭,都仰赖这些温柔且坚韧的力量,为我们抵挡。

炼丹。这个时期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写到丹丸,对烧炼十分感兴趣,烧好了却没有亲口吞服。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件事。爱好丹丸却止于烧炼,多少有点奇怪。

他曾于这段时间寻找过陶渊明的旧居,发现已无痕迹。“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访陶公旧宅》)尽管这些陶姓子孙默默无闻,不是显达之人,但仍然令他倍感亲切。唐代许多诗人推崇陶渊明并在诗章中提及,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韩愈等,而白居易是第一个访寻陶渊明故里并留下诗作的。

我们回头打量白居易的草堂岁月,会有一种非常珍惜的感受,这是因为受到诗人心情影响。这个地方实在太适合疗伤,江州的寂寞与长安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他已经年近五十,这在古人看来已经是很高的年龄了,所以他在此地的一些打算十分值得重视。

可惜也可庆,四年刚过,他就被一道授忠州刺史的诏书催离了江州。这使他喜出望外,却又难以割舍这座草堂,因为这里盛下了太多的向往。“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别草堂三绝句·三》)他离开了,但当他后来途经此地,又再次到草堂住了一夜,发出许多感慨:“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本文摘自《唐代五诗人》,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好书摘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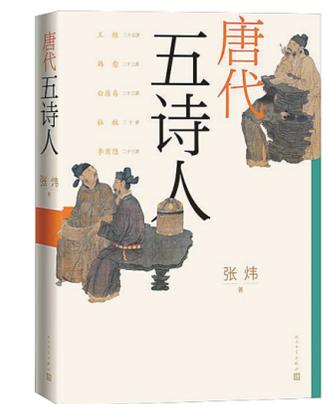
白居易和他的庐山草堂

紧密相连。这样一来,这个布置也就变得重要了。

这让我们想起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怎样用心建起了“雪堂”和“南堂”,并且也有记录:“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记》)“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南堂五首·二》)

草堂安居时期,白居易热衷于佛道,寻求心灵解脱之方,这也是中国士人素有的方法和路径。《庐山草堂记》中记载,为了庆祝草堂的落成,他特意找来僧俗朋友二十二人,备下清茶素果,欢聚畅叙。“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需要注意的是,这批朋友中不止一位和尚道士,他好像准备好了在此终老,就这样安顿自己,觉得庐山之下实在是一个大好去处。他写道:“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他在庆贺草堂落成的第二天就给至友元稹写信,信中大赞新居周边的环境:“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难忘归,可以终老。”(《与元微之书》)

他有了草堂,也遇到了在此地隐居的许多人,这些人于是成为他的朋友。这也大大有助于他的心情。来往的朋友中除了隐士,还有不少佛道人士,他开始在道士的指导下试着



张炜

元和十二年春,也就是白居易来江州的第三年春天,他在庐山香炉峰下建成了一栋草堂。所用时间很短,不到两个月。虽然草堂简朴,规模不大,只有“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却可以看成他在江州的一大作品。

他是如此喜爱这个简单的居处,精心设计,前有平旷的敞院,院中建有平台,挖了莲池,养“白莲、白鱼”,“环池多山竹野卉”。草堂“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枝柯交映,藤萝蔽日,“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东面有飞瀑,水悬三尺,“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声。”“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三两卷。”(《庐山草堂记》)堂中陈设当然是择要记之,有榻,有屏,有琴,关键是儒道佛的三家书籍平均各置,作为案头书时读时取。这与他当时的心境,与儒释道三者的关系